



静静倾听两分钟

●孙利芳

外出求学,上班结婚,这么多年我和父母总是离多聚少。在小城定居后,我软磨硬泡想把父母接到城里,可他们放不下耕耘了一辈子的土地,执意留在乡下。70多岁的父母不会玩电脑,更不会玩手机微信,我只好给父母选了一款老年手机,教他们如何拨号,怎样接听。

每次我打电话回去,母亲总是说:“我和你爸都好,不用挂念,家里啥都不缺,安心工作,电话费贵,没事别老打电话……”

有一次,我忙着手头的活,忘了挂断电话,当我发现时,电话还通着(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不知道怎么挂断电话,她一直以为我不说话就是电话断了)。只听母亲说:“老头子,咱们该去卫生所换药了。”父亲说:“刚才你没跟利芳说我手碰伤的事吧?”“没有,说了她又该着急了!”“对对,这点小伤别惊动孩子,给孩子添麻烦……”电话那头,我早已心急如焚,最亲最爱的爸妈啊,你们总是为儿女考虑,啥时候才能心疼自己啊?

当我十万火急请假回家,看着手上缠着



八十年前的南京
经历了冷酷的枪炮和屠刀

原本车水马龙的金陵古城
尸横遍野
到处是殷红的血
染红了万里长江水
到处是惨死的人民
残缺的尸碎

●李国现

冰冷的石碑
底下是冰冷的骨骼
或者化作沃土脂膏

三十万同胞
哪一个不是有着
滚烫的血液和灵魂
还有爱的怀抱

可是啊
凶残无耻的侵略者
还在暗洞里
磨砺着屠刀
从地狱里
发出阴冷的笑

月光下的中大街, 让我不禁放慢了脚步。

从老十字街往东走, 绚丽的街景忽然就转身不见了。改造中的中大街只有零星的灯光, 漫射在街面上。如此的宁静与温馨, 让我忽然有了一种走在儿时故乡土街上的感觉。我不由得抬起了头, 瞧, 好圆好圆的月亮, 挂在中大街东北侧的天空中, 给北侧的房屋投射出一个黑白分明的轮廓。黑色的屋脊, 依稀可辨的瓦棱, 更显得古朴宁静。我不禁赞叹, 好美的月圆之夜啊!

此时正满月, 星儿也疏影。有锅盔馍的焦香在月光中飘动, 有猪头肉的嫩香在黑暗里氤氲, 有烤鸭店的尖香在灯笼后滋滋作响。这混合着各色奇绝香味的汝州美食, 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我甚至闻到了这混合香味背后的泥土气息。

因工作关系, 我曾多次深入中大街改造现场采访, 习惯了人声鼎沸、机声隆隆的热闹场面, 今夜走入已经宁静下来的中大街,



厚厚纱布吊着胳膊的父亲时, 我心疼得直掉眼泪, 嗔怪母亲: “妈, 爸都这样了, 您还瞒着我!” 妈像一办错事的孩子: “怕耽误你工作嘛!”

从那以后, 我每天都打电话回家, 每次唠完嗑, 我一边笑着说: “那我挂了!” 一边静静地等候, 倾听父母的“真心话”大发布。那天, 我照例“挂”了电话, 听到母亲说: “她爹, 泡脚睡吧, 烧开的热水冰凉了。” 伴着哗哗的水流声, 我听见母亲说: “看电视广告上有一种电动洗脚盆, 能自动加热自动按摩, 泡上半个小时水还是热的, 也不知道城里有没有卖的。” 父亲说: “老了, 不中用了, 要买还得麻烦孩子们, 咱这塑料洗脚盆挺好, 多添几次热水就行了。”

得到“窃听”来的情报, 我马上去超市买了个电动洗脚盆快递回家。当收到快递已送达的短信回执后, 我打电话问母亲收到洗脚盆没有, 母亲高兴地说: “芳, 你咋跟我想一块了? 我前几天还和你爸唠叨想买个洗脚盆呢, 你可就买回来了。” 我抿着嘴偷着乐: “妈, 女儿是您的贴心小棉袄, 您心里想啥我当然知道喽!” 电话里, 我教妈妈哪个按钮加热, 哪个按摩。母亲一边学一边夸: “水热腾腾的, 脚底下不停地按摩, 酥酥酥的真舒

坦!” 一刹那, 我才发现, 母亲竟然这样容易“哄骗”和满足。

一次, 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舅舅家生了个大胖孙子, 要我一周后参加满月喜宴。我照例屏息“窃听”, 果然, 母亲自言自语说: “这娘家又添了一辈儿人, 我当姑奶奶的一定要回去庆贺, 最好穿红色的衣服喜庆……哎! 都怪我, 平时丫头给我买红色的衣服我嫌太艳不要, 只好穿那件灰色大衣了。” 我这边早乐得差点憋不住笑出声来。

吃喜宴那天, 我早早回家接母亲。当我从提包里拿出一件红色羊绒大衣让母亲试穿时, 母亲的眼睛绽放出异样的喜悦光亮, 一边埋怨我又乱花钱, 一边羞涩地边穿边说: “我这头发都白了, 这颜色是不是太艳了?” 我说: “红色既喜庆又庄重, 还衬肤色, 您看看镜子中的您, 精神焕发, 又年轻好几十岁呢!” 一旁的父亲也乐呵呵地说: “人是衣裳马是鞍, 你妈穿上这红大衣, 风采不减当年。想当年, 我可是提了十几次才将你妈娶到家啊!” 我挽起母亲的胳膊, 把头靠在母亲肩膀上说: “妈, 看咱们像不像姐妹俩!” 母亲笑着拍打我: “这丫头, 没大没小。”

静静倾听两分钟, 我知道父亲要种萝卜了, 就买来萝卜种子寄回家; 田里该施肥了,

我的耳朵, 圆圆的、水汪汪的大眼睛, 大大的嘴巴里有一条长长的舌头, 还有着长而粗的尾巴。它站起来比我还高, 我根本搬不动它。

在回家的路上, 它在车里七上八下地乱动, 一会儿跑到那里, 一会儿又跳到这里, 我和爸爸见它这个样子, 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终于, 我们到了街口, 别人看着我们买的小狗, 赞不绝口, 妈妈更是热烈地欢迎我们回家。接下来, 就是给它取名了, 我们叫它旺旺, 希望我们家有了旺旺, 更加幸福, 更加旺盛。

日复一日, 我和旺旺越来越熟悉。旺旺特别听话, 它聪明又敏捷, 我扔出一根树枝对它说: “旺旺, 快去把树枝捡回来。” 话还没落, 它就像风一样跑过去, 不一会儿, 便大摇大摆地衔了回来。

旺旺还会保护我。有一天, 我和

旺旺一起到街口玩, 我看见一只大狗, 它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看着我, 我很害怕, 突然, 它朝我扑了过来。旺旺看见了, 像一架战斗机一样, 飞快地跑过来, 准备与狗狗拼死一搏, 大狗看到旺旺凶猛的表情后逃之夭夭。此时, 我一下子抱住了旺旺, 那不争气的眼泪从眼眶里流了出来。

这就是我的朋友, 虽然它不是人, 也不能说话, 但在我看来, 它就是我的亲人, 我永远爱它。

编辑点评: 小作者感情真挚, 描写细腻, 不仅向我们介绍了旺旺来到家里的经过、名字的寓意, 还描写了旺旺的敏捷和它忠心护主的情节, 主线明确, 脉络清晰, 虽文笔稚嫩, 但却生动活泼。希望小作者善于观察的眼睛和细腻的文笔, 发现生活中的更多美好和乐趣, 创作更多佳作。

萌萌



记下父亲“说”的化肥品牌让叔叔代买回家; 快到端午节了, 买好粽叶糯米红枣快递回家; 父亲咳嗽了、母亲感冒了, 悄悄回家照顾……

静静倾听, 我才发现, 父母“一切都好”的谎言中包含着对我们多么深的爱, 多么浓的牵挂啊! 渐渐老去的父母, 他们内心深处又多么渴望和需要儿女们的疼爱和关怀啊!

我会永远守着这个秘密, 静静地等候, 静静地倾听, 倾听父母最真实的心声, 尽最大的努力和孝心, 给父母真正想要的和需要的, 让他们没有任何压力坦然接受儿女的孝心。祝福普天下一生操劳一生奉献的父母, 平安幸福, 健康快乐!

我的朋友

●庙下镇赵庄小学六(1)班: 梁玉娟 指导老师: 张莉雪

我的耳朵, 圆圆的、水汪汪的大眼睛, 大大的嘴巴里有一条长长的舌头, 还有着长而粗的尾巴。它站起来比我还高, 我根本搬不动它。

在回家的路上, 它在车里七上八下地乱动, 一会儿跑到那里, 一会儿又跳到这里, 我和爸爸见它这个样子, 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终于, 我们到了街口, 别人看着我们买的小狗, 赞不绝口, 妈妈更是热烈地欢迎我们回家。接下来, 就是给它取名了, 我们叫它旺旺, 希望我们家有了旺旺, 更加幸福, 更加旺盛。

日复一日, 我和旺旺越来越熟悉。旺旺特别听话, 它聪明又敏捷, 我扔出一根树枝对它说: “旺旺, 快去把树枝捡回来。” 话还没落, 它就像风一样跑过去, 不一会儿, 便大摇大摆地衔了回来。

旺旺还会保护我。有一天, 我和

旺旺一起到街口玩, 我看见一只大狗, 它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看着我, 我很害怕, 突然, 它朝我扑了过来。旺旺看见了, 像一架战斗机一样, 飞快地跑过来, 准备与狗狗拼死一搏, 大狗看到旺旺凶猛的表情后逃之夭夭。此时, 我一下子抱住了旺旺, 那不争气的眼泪从眼眶里流了出来。

这就是我的朋友, 虽然它不是人, 也不能说话, 但在我看来, 它就是我的亲人, 我永远爱它。

编辑点评: 小作者感情真挚, 描写细腻, 不仅向我们介绍了旺旺来到家里的经过、名字的寓意, 还描写了旺旺的敏捷和它忠心护主的情节, 主线明确, 脉络清晰, 虽文笔稚嫩, 但却生动活泼。希望小作者善于观察的眼睛和细腻的文笔, 发现生活中的更多美好和乐趣, 创作更多佳作。

萌萌

月满中大街

■郭营战

忽地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满月如银盘一样悬在空中, 唯有几家老店在迎接着老城的居民, 宛如几株在黑夜里静静开放的夜来香一样令人神往。

我追寻着黑夜中闪烁的那几处灯光, 双足触摸着新铺的青石板路, 厚重的感觉清晰而又坚定地爬满了我的每一根神经, 那些已经飘远的古韵, 似乎透过这雕花的青石板, 一点一点地潮湿了我的记忆。

脚下的这片州城, 如果从公元前 770 年算起, 已经有将近 2800 年的历史。其中忠孝祠、关帝庙、二苏祠、汝阳书院、城隍庙、文庙、二程祠、州治、钟楼等地标性建筑依西往东, 曾错落分布在中大街。如今, 曾经的雕梁画栋, 曾经的亭台楼阁, 大都灰飞烟灭, 幸有文庙、钟楼等在前仆后继仁人志士的保卫下得以留存。

然而, 这土墙木柱, 这残砖旧瓦, 在三千年的风雨剥蚀下, 已到了该大力整饬的地步。于是, 便有了今年九月的淡妆浓抹。

这静静的月华, 为悠长的石路铺上了一层淡雅的轻纱, 为起伏的女墙抹上了一层柔滑的脂粉, 为镂空的门窗投射出一片诗意的暗影, 为各色的脊兽铺设出一方神往的秘境。这些固化的物件, 因着月华的铺垫与招引, 仿佛都灵动起来, 化作一个个精灵, 在月光下翩翩起舞, 演绎出梦幻般的远古神韵。

在它们的舞动中, 我的脚步也更加轻盈与飘逸, 似乎进入了一种微醺下的美妙放松。我的目光漫游在那幽深的仁义胡同, 两家主人正指挥着能工巧匠往后避让, 似乎还吟对着民歌, 描绘着美丽的新房。我的目光漫游在朱门铜钉的钟楼之上, 那古朴的楷体大字仿佛闪着撼人心魄的金光, 那勾心斗角的檐角勾勒出起伏的天空, 那重重叠叠的阁楼仿佛层峦叠嶂的巍巍青山。我的目光漫游在那白墙边缘的雕花砖饰, 仿佛一只只停憩在白牡丹花瓣上的黑蝴蝶, 用小巧的嘴巴吮吸着甜

甜的花蕊。我的目光漫游在街中央跃动着的那汪白水, 白水里的块块青石因着水的濡浸, 圆润如玉。硕大的玉体中部, 两道深深的车辙依稀显现, 似乎有车轱辘有马萧萧。我的目光漫游在那凸出的门楼之上, 那斜穿木雕, 那错落的花格, 仿佛是一把遮挡风雨的油篷伞, 撑开在粉墙之外的空中。我的目光漫游在巍峨的牌坊之上, 那一垄垄的瓦棱闪着银光, 宛如跳动的音符; 双层的帽檐上, 仿佛蹲着四只青鸟; 镂空的锥形小柱, 远望如奏完了一曲仙乐静止下来的编钟, 而那仙乐似乎依旧在紫紫绕耳。

此时, 圆月如洗, 月华似银, 反衬着街上所有黛色的建筑, 尽显神秘与庄重。忽然, 一辆电瓶车静静驶过, 灯光如炬, 光芒四射, 让我心中为之一亮。而那圆月, 更如一粒金豆, 闪耀在半空。

灯光与月光交织下的中大街, 似乎在舞动翩跹。



·连载·

毛泽东离京 巡视纪实

毛泽东对汇报表示满意, 说: “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 有了个清楚的概念。” 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针和措施, 说: “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 对蒋介石能动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 他估计: “敌人最多来 15 万人, 再多也不可能。” 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 “必要时, 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 关于军工生产, 毛泽东赞成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 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 仍应抓紧进行, 不能放松或下马。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 毛泽东说, 他还要看一看, 时间还来得及。

当天, 毛泽东离开杭州。

6 月 9 日, 专列途经南昌, 毛泽东召见了刘俊秀和方志纯等几位书记。听取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邓克明和副政委林忠照汇报江西战备情况。

10 日, 专列到长沙, 毛泽东在长沙停留七天, 住蓉园一号楼。毛泽东分别听取了省委、省军区等的工作汇报。

当时全国处于战备动员期间, 中央警卫部队加强了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 省委书记张平化、徐启文亲自挂帅, 确保毛泽东在湘活动的保密和安全。省委并做了毛泽东回韶山搞调查的充分准备。

毛泽东在长沙期间,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从广西赶到长沙, 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和陶铸在广西桂林龙胜县深山区农村调查的情况。

毛泽东听完王任重的汇报后问: 陶铸的意见呢? 王任重回答: 他主张实行分户管理, 耕种自主, 联产计酬, 增产归户。毛泽东赞同这个意见, 说: “对, 是包产到户, 不是分田单干。” “什么叫所有制? 既然叫自留地, 农民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 既然归农民所有, 烧掉也可以, 所有属于农民的东西归农民。”

毛泽东很关心偏远山区人民的生产生活, 问道: 山区居住分散, 你估计单干户有多少? 王任重粗略一算, 认为约 10%, 或在 10% 以下, 有的是单干, 有的像广东搞的那样, 采取田间管理包产到户。毛泽东对这个估计表示同意。王任重当晚就给陶铸打电话, 告诉他毛泽东赞成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还在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书记王任重等人的陪同下, 听取了王延春等关于湖南城乡形势和农村工作的汇报。

10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整个人民解放军都进入了紧张的战备教育和训练。

与此同时, 中央军委命令入闽的部队连夜紧急拉动, 保持无线电静默向东南沿海地区秘密集结。为了避免暴露, 原驻地的电台照样工作。到 7 月初步兵和炮兵等特种兵都已经到位, 才接毛泽东说的全部工作了。

11 日, 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作了修改和批示:

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 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 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 想发财的。因为台湾人少, 兵员不足, 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因此, 全国军民, 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及其纵深地区的军民, 必须提高警惕, 从各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随时迎击蒋匪帮的窜犯。(加点字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12 日 3 时, 毛泽东给林克写信: “林克: 昨晚修改的稿件, 应请少奇同志召集常委各同志及彭真、瑞卿、肖华、定一、冷西各同志, 全文读一遍, 加以斟酌, 再行定稿。”

这篇电讯 18 日先以内部电报发给各级党委, 24 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题为《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

6 月 16 日, 彭德怀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 报送了一个长达八万字的申诉材料。彭德怀没能出席七千人大会。会后他得知刘少奇说他是“高饶反党集团成员”, “有国际背景”“阴谋篡党”后, 大哭了一场。经过几个月的写作, 6 月 16 日向中央和毛泽东以信的形式报送了申诉材料(后被称为“八万言书”)。

17 日晚, 毛泽东在蓉园一号楼住处专门听取了省军区第一政委张平化、司令员龙书金、副政委方国南关于湖南战备工作和民兵工作五落实(思想落实、干部落实、重点落实、武器落实、活动落实)的情况汇报。

当龙书金讲到湖南没有什么部队, 军区主要抓了民兵, 在长沙动员了 2000 多民兵。几个制高点放了机关枪, 一个点放一个民兵基干连, 配了一挺机关枪时, 毛泽东插话作了总结发言: 这样搞很好, 现在要靠民兵, 民兵工作首先要抓好组织上落实、政治上落实、军事上落实。对备战工作毛泽东也作了指示。

18 日, 毛泽东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 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

当天, 毛泽东离开长沙到了武汉。

毛泽东在武汉参加了中南局召开的一次会议。这一天, 毛泽东还听取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谭甫仁关于战备工作、部队入闽备战和民兵工作的汇报。

毛泽东问: 民兵能不能完成任务? 有什么问题没有? 毛泽东说, 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要组织好, 要有强的干部; 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 特别是基干民兵, 要搞好训练, 一有情况要吆喝起来。

毛泽东还为发表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给各级党委写了一封信:

各级党委:

现将准备发表的为着揭露蒋匪帮军事冒险计划的新华社新闻电稿一件, 先用内部电报发给你们。望即据此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 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至于何时公开发表, 中央将按照情况需要决定。